

海明威

丧钟为谁而鸣

程中瑞/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海明威

丧钟为谁而鸣

（美国）海明威著

（中国）李文海等译



海明威

丧钟为谁而鸣

(修订本)

程中瑞/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0年

初版本译出

Copyright©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本书中译本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获得

海明威文集
丧钟为谁而鸣
(修订本)
程中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插页 6 字数 417,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7-5327-1928-6/I · 1159

定价:28.30 元

修订本说明

本译本于1982年9月初版，被列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后来收入《外国文学名著普及本》，以根据该书拍摄的美国影片的译名《战地钟声》为书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改版时，曾对译文进行过两次小修改。此次趁重排收入《海明威文集》之机，译者根据专家及读者的意见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除改正了一些误译及表达不当之处外，最大的收获是领会到作者在撰写书中西班牙人的对白时，有意传达西班牙语语法严谨、多书面语及抽象名词等特点。译者在适当的地方加注点明，请读者注意。

编 者

1997年6月



作者像



美国影片《丧钟为谁而鸣》(1943年)剧照：
加莱·古柏饰罗伯特·乔丹。

本 书 献 给
玛莎·盖尔霍恩^①

① 玛莎·盖尔霍恩(1908—),美国作家,1937年马德里保卫战前夕,她和海明威都以记者身分到西班牙采访,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到一起,终于在1940年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夫人。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约翰·堂恩^①

①. 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John Donne, 1571或1572—1631)于一六二三年写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

第 一 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积着一层松针的褐色地面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巴；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树梢间刮着。他俯卧着的山坡不太陡，但往下却很陡峭，他能看到那条柏油路黑黑的，蜿蜒穿过山口。沿路有条小河，他看到山口远处的这条小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天的阳光下白花花的。

“那就是锯木厂？”他问。

“是的。”

“我不记得了。”

“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在再过去一段路的地方，往下离山口很远。”

他在林地上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矮老头儿，身穿农民穿的黑罩衣和铁硬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双绳底鞋。他刚爬了山，在沉重地喘气，一手搁在他们带着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儿没法望到那座桥了。”

“是的，”老头儿说。“山口的这一带地势平坦，水流不急。下面，公路拐进林子就不见了，那儿地势突然低下去，有道挺深的

峡谷——”

“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敌人的哨所在哪儿？”

“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有一个。”

这个正在仔细察看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了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转动目镜，直到锯木厂的板壁突然显得清晰，他看到门边的一条长板凳，还有安放圆锯的敞棚后面堆起的一大堆木屑和把小河对岸山坡上把木材运下的滑槽的一段。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流水从拦水坝急转直下，下面的水花在风中飞溅。

“没有岗哨。”

“锯木房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有晾衣绳上挂着衣服。”

“我见到这些，但不见岗哨。”

“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

“可能。另一个哨所在哪儿？”

“桥下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最高处五公里的里程碑那儿。”

“这儿有多少兵？”他指指锯木厂。

“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

“下面呢？”

“要多些。我可以去打听。”

“那么桥头呢？”

“总是两个。每边一个。”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搞到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带来多少，”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有不少人。”

“多少？”

“有一百多。不过他们分成了小股。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察看了桥以后再跟你说。”

“你想现在就去察看一下？”

“不。现在想去找个地方，可以把这炸药藏到要用的时候。我希望把它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可能的话，离桥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

“这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但现在要去那儿得认真地爬一会儿山。你饿吗？”

“是的，”年轻人说。“但我们以后吃。你叫什么？我忘了。”连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瘦高个儿，长着被太阳晒得深深淡淡的金发和一张饱经风吹日炙的脸，他穿着一件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裤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的一条皮带圈，把沉重的背包甩上背部。他把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让背包的重量压在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是汗湿的。

“我把它背上啦，”他说。“我们怎么走？”

“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被背包压得弯了腰，出着汗，在遍布山坡的松树林里稳健地爬坡。年轻人发现林中没有路径，但他们继续攀登，绕到前坡，这时跨过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山石河床的边缘稳健地走在

前面。他们爬着爬着，这时山路更陡峭，更难爬，直到最后溪水似乎从他们头顶上方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的边缘上突然直泻而下，这时老头儿正在悬崖下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你怎么及时到得了？”

“没问题，”年轻人说。他正大汗淋漓，因为爬的山坡陡，大腿肌肉在抽搐。

“现在在这儿等我。我先走一步去通知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哪怕开开玩笑也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①，”年轻人回答。他已卸下背包，轻轻地放在河床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那么在这儿等着，罗伯托，我就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难道你打算回头走这条路去下面的桥头？”

“不。我们去桥头得走另一条路。要近些，也容易走些。”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瞧着办吧。要是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

“我们就瞧着办，”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看老头儿攀登悬崖。悬崖不难攀登，年轻人发现，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样子看来，这地方他以前爬过好多次了。然而凡是爬到上面的人都一向很小心，不留一丝痕迹。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正饿极了，并且在发愁。他常

① 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

挨饿，但不常发愁，因为对自己碰到的事根本不在意，并且凭经验知道，在敌后整个这一带活动是多么简单。在敌后活动跟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一样简单，如果有个好向导的话。关系重大的只在于如果被抓你会会有什么遭遇，这才好办；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丝毫也别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呢。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在山区赶路本领特别棒。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挺能走，但是从天亮前一直陪他走着的情形看，他知道这老家伙准能叫他走得垮下。到目前为止，除了判断力以外，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得过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验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不管怎么说，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不，他不愁安塞尔莫，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要难办。他会炸你叫得出名称的任何种类的桥，而且炸过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这两只背包里有足够的炸药和一切装置能恰当地炸掉这座桥，即使它比安塞尔莫所报告的大两倍，因为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曾一路走过这座桥，而且戈尔兹^①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念过有关这座桥的资料。

“炸这座桥没什么了不起，”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懂吗？”

“是，我懂。”

“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将军同志。”

“应该采用的办法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和应该采用的办法。”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应该采用的办法，”戈尔兹继续说，望着他，并点点头。他接着用铅笔敲敲地图。“这就是我应该采用的办法。这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经历过多少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在六小时内发动进攻，按时行动吗？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
- ① 西班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派等为中坚力量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多数，成立联合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开武装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七月十八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及各地驻军纷起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西北及西南部。八月十四日，叛军攻陷西部边境重镇巴达霍斯，南北部队在此会师，整个西部都落入叛军之手，就集中兵力进攻首都马德里。十一月初，四支纵队兵临城下。这时形势非常危急，共和国政府被迫于十一月九日迁东部地中海边的巴伦西亚。内战爆发后，德意源源不绝地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军需及武装人员直接介入，英法却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实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在法国成立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十月正式在西班牙参战，和英勇的首都人民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德里巍然不动。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五月，地点是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该山脉为西南—东北向，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并在山顶有一道防线，但防线后深山中有几个游击小组在展开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兹将军正计划向该山区发动强攻，目的在突破敌人防线，收复山后重镇塞哥维亚。本书主人公美国志愿军罗伯特·乔丹奉命进山，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这次进攻，完成炸桥任务。